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七

聖賢類

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

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
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要知得堯舜
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
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舜與曾子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耘瓜事雖不可
信却有義理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哲建大杖以

言作言身
卷之十
擊其背曾子什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蘇欣然起而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康孔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若是舜百事從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生待烹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若舜須逃也

湯能勝夏欲遷其社不可聖人所欲不踰矩旣欲遷社而又以爲不可欲遷是則不可爲非矣不可是則欲遷爲非矣然則聖人亦有過乎曰非也聖人無過夫亡國之社遷之禮也湯存之以爲後人戒故曰欲遷則不可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春秋書亳社災然則皆自湯之不遷始也

伊尹不可言蔽亦是聖之時伯夷不蔽於爲己只是隘

夷惠有異於聖人大成處然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與孔子同者以其誠一也

夷惠其道隘與不恭乃心無罪

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自子路觀孔子孔子爲不恭

自孔子觀吾輩吾輩便隘惟其與萬物同流便能與天地同流

仲尼和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孟子有功於道爲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愷悌孟子儘雄辯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孔子之列國荅聘而已若有用我者則從之孟子之於道若溫淳淵懿未有如顏子者於聖人幾矣後世謂之亞聖容有取焉如盍各言爾志子路顏子孔子皆一意但有小大之差皆與物共者也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

勞若聖人則如天地如老者安之之類

皇皇天命其無息乎體之而不息者聖人也是故孔子學不厭誨不倦顏子希夫子欲罷而不能孟子承先聖周旋而不舍我知其久於仁矣

孔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則門人不親孟子教人常高致不高致則門人不尊

孔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然後能爲泰山許多水然後能爲大海

孔孟之分只是要別个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爲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剪彩以爲花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

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自做着天裏聖人之

言氣象自別

問變化風俗如何謝曰此事須是他聖人便有恁地手段此方風俗甚薄惡欲變易之吾則未能子貢稱夫子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須還是這老子始得爲他與天地合一變化在手便做得恁地事余又問孟子云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使孟子得志如何曰是他須從法度上起變化風俗底事恐也未了得在如二南麟趾騶虞之應須是文

王始得

曾子三省只是緊約束顏子只是三月之久到這些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着力不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是熟玩聖人氣象不可止於名上理會如是只是講論文字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索學以克之

顏子不動聲氣孟子則動聲氣矣

顏孟之於聖人其知之深淺同只是顏子溫淳淵懿

于道得之更淵粹近聖人氣象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

學者欲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

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無施勞是他顏子性分

上事孔子言安之懷之信之是天理上事

顏子簞瓢非樂也忘也

孔子弟子少有會問只顏子能問又却終日如愚顏

子嘿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如顏子地位

豈有不善所謂不善者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

能知之知之便更不萌作顏子大率與聖人皆同

只是這便有分別若無則便是聖

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若顏子的一個氣象吾

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

無妄震下乾上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若顏

子之有不善豈如衆人哉惟只在於此間耳蓋猶

有已焉至於無我則聖人也顏子切於聖人未達

一間耳不遷怒不貳過無伐善無施勞三月不違

仁者此意也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顏子之不惰者敬也

參也竟以魯得之

曾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慮死與武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同心

曾子易箒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爲律身爲度也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他氣象

卑終不類道

孟子荅公孫丑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只這裡便見得孟子實有是浩然之氣若他人便亂說道是如何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自下去堂下則却辨不得

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言如仲尼只說一個仁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個志孟子便說許多氣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鄧文孚問孟子還可謂聖人否曰未敢便道他是聖

人然學已到至處又問孟子書中有不是處否曰
只是門人錄時錯一兩字如說大人則藐之夫君
子無不敬如有心去藐他人便不是也更說夷惠
處云皆古聖人也須錯字若以夷惠爲聖之清聖
之和則可便以爲聖人則不可看孟子意必不以
夷惠爲聖人如伊尹又別初在畎畝湯使人問之
曰我何以湯之幣聘爲哉是不肯仕也及湯盡禮
然後翻然而從之亦是聖人之時如五就湯五就
桀自是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爲心所

以五就桀不得不如此

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蓋於是始有所得而嘆之
以子貢之才從夫子如此之久方嘆不可得而聞
亦可謂之鈍矣觀其孔子沒築室於場六年然後
歸則子貢之志亦可見矣他人如子貢之才六年
中待作多少事豈肯如此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二者蓋皆

適於義孔悝受命立輒若納蒯賁則失職與輒拒父則不義如輒避位則拒賸可也如輒拒父則奉身而退可也故子路欲勸孔悝無與于難忠于所事也而孔悝既被脅矣此子路不得不死耳然燔臺之事則過於勇暴也公子郢志可嘉然當立而不立以致衛亂亦聖人之所當罪也而春秋不書事可疑耳

洪範傳曰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惟天下至神爲能與于此此爲不知道與命也孔子之

言道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其言命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夫道非能使人由之命非能使人聽之人自不能違耳聖人雖至神以謂體道而至于命則可也若曰無所由無所聽將焉之乎且聖人未嘗不欲道之興以無可奈何故委之于命如使孔子必可以爲周公之事其不爲之乎可爲而不爲則是欲道之廢矣豈孔子之心哉故曰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者不知道與命之言也

諸子類

荀卿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人甚怒

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爲僞以性爲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

楊雄韓愈說性正說着才也

楊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說蔓衍而不斷優游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善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于十

二子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也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于斯耶

問王通曰隱德君子也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附會不可謂全書若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也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

楊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華則涉道淺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

言傳記要 卷之七
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如楊子論老子則謂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槌提仁義絕滅禮樂則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爲救時反本之言却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言道德則有取蓋自是楊子已不見道豈得如愈也

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欲寡則心自誠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

問宣德云人能戒慎恐懼于不覩不聞之間則無聲無臭之道可以馴致此說何如曰馴致漸進也然此亦大綱說固是自小以致大自脩身可以至于盡性至命然其間有多少般數其所以致之之道當何如荀子曰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今人學者須讀書纔讀書便望爲聖賢然中間至之之方更有多少荀子雖能如此說却以禮義爲僞性爲不

善他自情性尙理會不得怎生到得聖人大抵以堯所行者欲力行之以多聞多見取之其所學者皆外也

楊子曰觀乎天地則見聖人伊川曰不然觀乎聖人則見天地

太玄中首中陽氣漸萌于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藏于心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楊子雲之學蓋嘗至此地位也

漢儒之中吾必以楊子爲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于不虞以保天命孫于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于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天祿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于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

楊雄去就不足觀如言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此其悔恨不能先知孫于不虞以保天命則是只欲全身也若聖人先知必不至于此必不可奈何天命亦何足保耶

問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贅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况一玄乎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卽至楊雄規模窄狹道卽性也言性已錯更何所得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又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

或問王通曰子有憂疑乎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

盡性吾何疑雖然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曰心迹之判久矣吾獨得不二言乎或問曰通有二言何也曰仁則知通言爲一不仁則以通言爲二若心與迹判則是天地萬物不相管也而將何以一天下之動乎

問文中子圓者動方者靜先生曰此正倒說了靜體圓動體方

文中子言古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

韓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

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甚說得伯夷心也

問韓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但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厘繆以千里揚朱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

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特教不知謹嚴故失之至若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後之學者又不及楊墨楊墨本學仁義後人乃不學仁義但楊墨之過被孟子指出後人無人指出故不見其過也

韓退之作表里操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道得文王心出來此文王至德處也

退之晚年爲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退之正在好名中

退之言漢儒補綴千瘡百孔漢儒所壞者不少安能補也

先生嘗語王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其則躑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上尋相輪辛勤登攀

邈迤而上直至十三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某却實在塔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須可以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塔談說此相輪如此如此介甫只是說道云我知有个道如此如此只他說道時已與道離他不知道只說道時便不是道也有道者亦自分明只作尋常本分事說了孟子說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尋常說話至于易只道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和性字由字也不消道自己已分明陰陽剛柔仁義只是此

一个道理

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間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還便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又問如荆公窮物一部分解多是推五行生成如今窮理亦只如此着工夫如何曰荆公舊年說話煞得後來却自以為不是晚年盡支離了

今異教之害道家之說則更沒可闢惟釋氏之說衍
蔓迷溺至深今日是釋氏盛而道家蕭索方其盛
時天下之士往往自從其學自難與之力爭惟當
自明吾理吾理自立則彼不必與爭然在今日釋
氏却未消理會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學譬之盧從
史在潞州知朝廷將討之當時便使一處逐其節
度使朝廷之議要討逐節度者而李文饒之意要
先討潞州則不必治彼而自敗矣如今日却要先
整頓介甫之學壞了後生學者

諸儒類

某接人多矣不禱者二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
今日卓然不爲此學者惟范景仁與君實耳然其所
執理有出於禪學之下者一日身做主不得爲人
驅過去裡

君實之能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學則元不知學堯夫
之垣夷無思慮紛擾之患亦只是天資自美耳皆
非學之功也君實嘗患思慮紛擾有時中夜而作
達旦不寐可謂良自苦人都來多少血氣若此則

幾何而不摧殘以盡也其後告人曰近得一術常以中爲念則又是爲中所亂中又何形如何念得他只是於名言之中揀得一个好字與其爲中所亂却不如與一串數珠及與他數珠他又不受殊不知中之無益於治心却不如數珠之愈也夜以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苦苦思量个甚只是不與心爲主三更便有人喚著也

君實近年病漸較瞭放得下也

伯淳道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

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自有救之之術

堯夫道雖偏駁然卷舒作用極熟又能謹細行

堯夫空中樓閣

邵堯夫詩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明道曰真風流人豪也

伊川曰邵堯夫在急流中被渠安然取十年快樂

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伯淳嘗戲以亂世之奸雄中道學之有所得者然無禮不恭極甚又嘗戒之以不仁已猶不認以爲人不曾來學伯淳言

堯夫自是悠悠自言須如我與李之才方得道

命之曰易便有理若安排定則更有恁理天地陰陽

之變便如二扇磨升降盈虧剛柔初未嘗停息陽

常盈陰常虧故便不齊譬如磨既行齒都不齊既

不齊便生出萬變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而莊周

强要齊物然而物終不齊也堯夫有言泥空終是

著齊物到頭爭此其肅如秋其和如春如秋便是

義以方外也如春觀萬物皆有春意堯夫有詩云

拍拍滿懷都是春又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

來面上吹又曰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

身若莊周大抵寓言要入他放蕩之場堯夫却皆

有理萬事皆出於理自以為皆有理故要得縱心

妄行總不妨

堯夫嘗言能物物則我為物之人也不能物物則我

為物之物也亦不須如此人自人物自物道理甚

分明

邵堯夫於物理上儘說得亦大段漏洩他天機

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

者需吾

卷之二

二

於四者推到理處曰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
有不定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
爲人則直是無禮不恭惟是侮玩雖天理亦爲之
侮玩如無名公傳言問之天地天地不對美丸餘
暇時往時來之類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
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言來
直是無端又如言文字呈上堯夫皆不恭之甚

須信畫前原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个意思自古

元未有人道來

行已須行誠盡處正叔謂意則善矣然言誠盡則誠
之爲道非能盡也堯夫戲謂且就平側

問邵堯夫能推數見物壽長短始終有此理否曰固
有之又曰或言人壽但得一百二十數是否曰固
是此亦是大綱數不必如此馬牛得六十猫犬得
十二燕雀得六年之類蓋亦有過不及又問還察
形色還以生下日數推考曰形色亦可察須精方
驗

堯夫數法出於李挺之至堯夫推數方及理

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矣他疾甚革某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荅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各欲遷葬城中他在房間便聞得令人喚大郎來云不得遷葬衆議始定又諸公恐喧他盡出外說話他皆得聞以他人觀之便以

爲怪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問曰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病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又問釋氏臨終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個事將這個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知只如堯夫事他是如此亦豈嘗學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人多言孔子不告子路乃深告之也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便能要終知得死理若不明得便雖千萬般安排著亦不

濟事

伯淳言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

張子厚邵堯夫善自開大者也

問伊川謂西銘原道之祖如何曰西銘更從上面說來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天命之謂性說了伯淳言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他子厚有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已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

字省多少言語且教他人讀書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具體此意今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極高遠恐於道無補也

問西銘何如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克得盡時何如曰聖人也橫渠能克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說聖人事是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

聖人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問橫渠之言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孟子却寬舒只是中間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之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問英氣於甚處見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見如水與水晶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張兄言氣自是張兄作用立標以明道

立清虛一大爲萬物之源恐未安須無虛實清濁言乃可

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如或者以清虛一大爲天道則乃以氣言而非道也

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者謂清者神則濁者非神乎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於

命也橫渠昔嘗譬命是源窮理與盡性如穿渠鑿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來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子厚謂是亦失於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已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橫渠教人本只是爲世學膠固故說一個清虛一大只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處走今日且只道敬子厚才高其學便先從博禱中過來

正叔謂某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子厚言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正叔言自是關中人剛勁敢爲子厚言亦是自家規模寬大

子厚言今日之往來俱無益不如閑居與學者論講

資養後生却成得事正叔言何必然義當來則來當往則往耳

子厚謂程卿夙興幹事良由人氣清則勤閑不得正叔謂不可若是則專是爲氣所使子厚謂此則自然也伯淳言雖然且欲凡事皆不恤以恬養則好子厚謂此則在學者也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個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張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則書伯淳曰子厚却如此不熟

人多說性方說心看來當說心古人制字亦先制得心字性與情皆就心以人之生言之固是先得這道理然才生這許多道理却都具在心裏且如仁義自是性孟子則曰仁義之心惻隱羞惡自是情孟子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蓋性卽心之理情卽性之用今先說一個心橫渠心統性情語極好又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則恐不能無病似性外別有一個知覺了

正叔言不當以體會爲非心以體會爲非心故有心
小性大之說聖人之神與天爲一安得有二至於
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莫不在此此心卽與天地無
異不可了他不可將心滯在知識上故反以心爲
小

記疑

偶得禠書一編不知何人所記意其或出於吾黨而
於鄙意不能無可疑也惧其流傳久遠上累師門
因竊識之以俟君子考焉先生言于上曰先聖後

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
聖人之心也傳已之心也己之心無異聖人之心
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克此心焉
耳愚謂此言務爲高遠而實無用力之地聖賢所
以告其君者似不如是也夫學聖人之道乃能知
聖人之心知聖人之心以治其心而至于與聖人
之心無以異焉是乃所謂傳心者也豈曰不傳其
道而傳其心不傳其心而傳已之心哉且旣曰已
之心矣則又何傳之有况不本於講明存養之漸

而直以擴克爲言則亦將以何者爲心之正而擴克之耶夫進言于君而其虛不實如此是不惟不能有所裨補而適所以啓其談空自聖之弊後之學者尤不可以不戒也問要看喜怒哀樂未發纔看便是已發如何見得中曰且只靜觀愚謂此問甚切惜乎荅之不善也蓋曰靜觀則固爲已發而且與之爲二矣程子使人涵養於未發之前而不使人求中于其間其旨深矣

問伊川先生荅鮮于^七之問曰若顏子而樂道則不足爲顏子如何曰心上一毫不留若有心樂道卽有著矣愚按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爲一故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爲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二而非所以爲顏子耳某子之云乃老佛緒餘非程子之本意也

自得處豈容分毫論若見則便見明道云纔說明日便是悠悠學者拈起一處思量須是要便見若悠悠卽玩矣若未有見又且放過愚謂學固欲其自得而自得誠不可以分毫論然欲其自得則必其

積累漸漬然後有以浹洽而貫通焉耳孟子所謂深造之以道者此也今欲自得而責其便見則無乃狂躁急迫之甚且未知其所見者又果何事也耶程子之言乃因學者不及而言初不爲見處發也又曰若未有見又且放過則其進退遲速無所據矣其誤後學亦甚矣哉

到恍然神悟處不是智力求底道理學者安能免得不用力愚意恍然神悟乃異學之語儒者則惟有窮理之功積習之久觸處貫通而嘿有以自信耳

問未見天下歸仁且非禮勿視聽言動當自有見否曰固是然要便見天下歸仁進學在致知涵養在敬不可偏廢愚按天下歸仁程子述孔顏之意亦曰天下皆稱其仁而已乃謂躬行實踐之效非語其見處也必若以見處言則如問者之言猶爲未遠而所謂須要便見者則其狂躁而迫切也甚矣進學涵養乃程子語然程子所謂致知正欲其卽事窮理而積累貫通非欲其恍然神悟而便見天下歸仁也

問思慮紛擾如何曰人心本無思慮多是憶既往與未來事愚謂心之有思乃體之有用所以知來藏往周流貫徹而無一物之不該也但能敬以操之則常得其正而無紛擾之患今患其紛擾而告以本無則固不盡乎心之體用且夫本無之說又烏能止其紛擾之已然哉

知性則明死生之說性猶水也愚謂性卽理也其目則仁義禮智是已今不察此而曰知性卽明死生之說是以性爲一物而往來出沒乎死生之間也非釋氏之意而何哉

某問如何是萬物皆備于我先生正容曰萬理皆備于我某言下有省愚觀古今聖賢問答之詞未有如此之例其學者亦未有如此遽有得者此皆習聞近世禪學之風而慕效之不自知其相率而陷于自欺也

某人自言初疑逝者如斯夫每見先達必問人皆有說以相告及問先生則曰若說與公說得我底公却自無所得某遂心服一二年間纔見卽問先

生但曰理是如此其後某人有一詩云云此方有所
得愚謂川上之嘆聖人有感于道體之無窮而語
之以勉人使汲汲于進學耳先儒不明其所感之
意故程子特發明之而不暇及乎其他傳者不深
考遂以聖人此言專爲指示道體而發則已誤矣
今若以其正而言之則問者本無可疑而告者但
當告以汲汲進學之意若循其誤而言之則學者
每見必問纔見卽問其躐等甚矣告者乃不知抑
而反引之于恍惚不可測知之境其陵節亦甚矣
或問儒佛同異先生曰公本來處還有儒佛否愚謂
天命之性固未嘗有儒佛也然儒佛是非之理則
已具矣必以未嘗有者爲言則奚獨儒佛也固亦
未嘗有堯桀也然堯之所以爲堯桀之所以爲桀
則豈可以莫之辨哉今某子之言乃如此是欲以
夫本末有無者混儒佛而一之也此禪學末流淫
遁之常談俗學之士從風而靡有不足恠獨某子
自謂親承有道而立言如此則爲不可解耳
或問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先生曰

參前倚衡非有物也謂之無則不可某人亦有詩云參前倚衡豈易陳只今便了乃相親昔人求劍尋舟跡大似子張書在紳愚謂孔子荅子張以忠信篤敬而有參前倚衡之說蓋欲其力行二語造次不忘若曰坐見於牆食見於羹云耳而近世說者展轉恠妄至於如此亦可嘆已且其所謂只今便了乃相親者竊取異學鄙俚之常談可羞甚矣乃敢下視前賢肆其譏侮不亦無忌憚之甚哉

或曰天下歸仁只是物物皆歸吾仁先生指窻問曰

此還歸仁否或人默然某人有詩云大海因風起萬漚形軀雖異暗周流風漚未狀端何若此處應須要徹頭愚按天下歸仁說已見前今且以所謂物物皆歸吾仁者論之則指窻之問亦應之曰此若不歸仁則必無故而戕賊矣大凡義理莫不如此皆有體驗之實若但如此之說則近世禪學之下者類能言之豈孔顏所以相傳之實學哉

問盡心知性知天是知之存心養性事天是養之先生曰不然昔嘗問伊川造得到後還要涵養否伊

川曰造得到後更說甚涵養盡心知性知之至也知之至則心卽性性卽天天卽性性卽心所以生天生地化育萬物其次則欲存心養性以事天愚按問者之言于孟子之文義得之矣某子所引程子之言乃聖人之事非爲衆人設也程子所謂造得到者正謂足目俱到無所不盡耳而某子乃獨以知之爲說而又通之衆人豈其未發問之時所謂造得到者已如今之所謂而程子不之察耶若使程子于此如孔子于子張之問達也則所以告之者必不然矣又云心卽性性卽天天卽性性卽心此語亦無倫理且天地乃本有之物非心所能生也若曰心能生天地之形體是乃釋氏想澄成國土之餘論張子嘗力排之矣

程氏門人

先生之門人甲有詩云誰道高堅不易知生來頃刻未嘗離乙荅之云若道高堅不易知須知此語已成非饒君向此知端的未免猶爲我與伊先生以乙之言爲是愚謂高堅云者顏子形容夫子之道

言傳記要 卷之十
不易窺測之詞耳非有一物頑然而堅嶢然而高也今甲已失之而乙又甚焉且皆儂淺滑稽絕不類儒者氣象某子乃不以甲爲非而又以乙爲是亦不可曉也已

問伊川門人如此其衆不知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炙曰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稟便較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後來所以有成某者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呂與叔高于諸公大段有筋骨惜其早死若不早死却須理會得到

思叔持守不及和靖乃伊川語非特爲品藻二人蓋有深意和靖舉以語人亦非自是乃欲人識得先生意耳若以其自是之嫌而不言則大不是將無處不窒礙矣

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爲學只就他資質所尚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貴公聽竝觀求一個是當處不貴徒執己自用今觀孔子諸弟子只除了顏曾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無有無病者問也是後來做工夫不到故如此曰也是合下見得不周徧差了又曰而今假令親見聖人說話盡傳得聖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聖人之心依舊差了何況猶不得其言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別不害其爲同如曾子說話比之孔子又自不同子思傳曾子之學比之曾子其言語亦自不同孟子比之子思又自不同然自孔子以後得孔子之心者惟曾子子思孟子而已後來非無能言之言如楊子法言模倣論語王仲淹中說亦模倣論語言愈似而去道愈遠及至程子方畧明得四五十年爲得聖人之心然一傳之門人則已

皆失其真矣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七

